

# 越南戰局與政局

羅石圃

越南戰事，近數月來，已迅速擴大升高。在規模上，不再限于連營級的衝突，而共軍的攻勢，且直扣西貢大門。這究竟是如西貢所估計的，乃北越再度發動大攻勢的前奏？還是像華府所認定的，祇是騷擾搶糧而不敢重啓大戰戰端？

## 一 華府明知巴黎和議仍是越戰越化

一九七三年一月廿七日，越南和議告成。一般都認為此項和議，祇在換取美軍安全撤出越南戰場，並不能達成越南的停火目標。由于議定書中，並沒有限定北越部隊與美軍同時撤退，而豹斑式的就地停火，各守原防，對彼此的孤立據點，誰也不願敵人虎視于臥榻之側。何況共軍所佔據的多屬人烟稀少的山地，或本為人烟稠密的富庶區域，亦因逃避共黨殘酷統治而十室九空。

從停火生效後的初期，共軍的挑釁，大都在政府軍兵力薄弱地點，顯然在企圖以衆制寡，以大喫小。此外則是突擊政府軍的糧產豐富人口稠密地區，其目的在搶劫糧食與綁架居民，以充實其防區的人口。再由北越在長期征戰之後，丁男極其缺乏的情況下，竟不惜大量向越共區移民，且驅使年輕女子南下，以便與留駐越共區的官兵成婚落戶，以及在廣治、廣義等北五省山區，廣闢稻田，興修水利<sup>①</sup>，都不難看出共黨方面，是如何急需人力與食糧。

華府方面明知越南和議簽訂並不表示可以停熄戰火，但認為北越飽受美軍空中轟炸的創傷之餘，交通癱瘓，廬舍爲墟，加上連年勞軍遠征，死傷慘重，田園寥落，其應召入伍的丁男，自不能不在和議告成後大量復員——回

復到農村工廠與恢復交通建設的工作崗位，所能用以與西貢作戰的兵力，不過是仍留于越南的部隊而已。美方允許北越部隊留于越南，或許認為河內與越共之間關係微妙，遂不能不有控制越共尾大不掉的武力；也可能認為越共的武力遠非西貢的對手，一旦失去北越武力的支撐，難保不被政府軍在短期全部擊潰。

一般人雖不否定河內在越南駐軍沒有包含這些成份，但從停火以來的戰局擴展升高，則不能不認為河內並沒有放棄以武力併吞越南的企圖。誠然，華府在越南和議簽署後，也沒有改變以戰止戰的決策，在停火生效以前，迅即將西貢部隊裝備汰舊換新，尤其是空軍力量的增強，遠非北越所可能企及。這都顯示華府早已預防河內訂結和議，祇是騙使美軍撤離，讓西貢面對它與越共的攻擊獨力作戰而沒有盟軍的支援。所以越南停火，美方的策略，仍然是「越戰越化」——以大量軍經援助西貢，俾能獨立阻止北越與越共的進攻。

## 二 河內吞併越南的兩條戰線

依照和議，北越有兩條戰線可以達成吞併西貢政府的目標：一條是「鉤口裏出政權」——繼續發動大規模戰爭擊潰政府部隊。然而美軍撤退後，西貢正規部隊擁有一百一十萬人，且有第一流裝備，在歷次戰役中，均表現了英勇的戰鬥精神，能攻善守，與北越部隊旗鼓相當，並非越共武裝所可能單獨對壘。何況自由地區農村之中，到處都有農民自衛武裝，這是政府實施耕

者有其田的土改計劃時，應農民保衛田園的要求，給予編練裝備而成的民兵，與當地駐軍有密切的聯繫配合，這更是河內武裝席捲越南企圖上的一大障礙，顯示在美軍撤離以後，北越並不容易再以武力吞併越南。

另一條路線是以政治作戰為主，以游擊戰配合羣衆戰場，這是毛澤東式的戰爭型態——一方面到處點燃戰火，迫使政府不得不在戰時宣告緊急狀態；一方面煽動青年學生與在野政客攻擊政府獨裁，再藉端生事，鼓動學潮政潮，形成自由地區一片暴亂，在共黨的統戰戰線上，造成社會動盪，政局不安，經濟惡化，以幫助其游擊戰爭的藉機擴大升高，甚至策動軍人政變，俾推翻它視為眼中釘的阮文紹政府。由西貢以往的學潮與佛教徒的反政府遊行示威，再加上黨派紛歧，都顯示共黨有此統戰的基礎，其可以利用的資本頗多。

再由和議書中所規定的「民族和諧委員會」，其第三方面委員，雖限定為中立人士，但生活在政府統治下的自由主義者，由于政府面對着共黨叛亂顛覆而無孔不入，遂不得不限制居民自由的情形下，很容易被共黨所利用而成為其同路人；何況共黨滲透份子往往會披上自由主義者的外衣，使標榜中立的人納入其統戰陣線而不自覺。所以各國共黨強調聯合政府或聯合陣線，無不是利用第三方面形成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之局面。越南和議書中所規定的「民族和諧委員會」，顯然是河內替越共作好的政戰戰場。

當越南和議告成後的初期，雖仍然是四面烽烟，共軍沒有一時一刻停止過向政府軍的攻擊騷擾，但大都是營連級的戰鬥。同時國內外的自由主義者與野黨人士，都在躍躍欲試，準備以第三者的身份參加和談。遜王保大于旅遊東京時，且不諱言意願返回祖國服務，以致記者們認為這是巴黎有意為法國勢力重回越南的安排。接着西貢四十位知名之士——以反政府的佛教人士為主，致函保大促其回國領導第三勢力②，這已顯示越南局勢正適合于越共利用第三者向西貢進行政治鬥爭，以配合它軍事戰場的游擊戰升高擴大。

再從西貢在越共幹部屍首搜出的一份文件中透露：北越勞動黨中委會對其在南越的幹部指示的停火以後策略：是製造「革命性的暴亂」，以逐步推翻西貢政府。並強調：「我們在新情勢與政治鬥爭階段中，必須牢記暴亂的概念，必須絕對把握羣衆政治暴亂的機會，在把政治運動掀起高潮期間，隨時隨刻準備應付暴亂與流血」③。當去年五月，越南廿二個政治文化與社會

運動團體，及國民議會十五名議員，與八位天主教神父，聯名抗議西貢政府虐待政治犯，並指責政府「將爲和平而戰鬥的志士關入監牢加以迫害」，要求讓他們選擇自由或交給「臨時革命政府」④，顯然是爲越共代言，也是越共展開政戰的訊號。

### 三 共黨缺乏執行統戰人才

然而在停火一年多的期間內，西貢以至整個自由地區，始終未發生過大規模的羣衆暴亂，連一向反政府的佛教徒——安廣寺派，以及不滿阮文紹的楊文明、阮高奇派，也都銷聲匿迹；以致抗議政府「虐待政治犯」的呼聲，也因得不到羣衆的響應，亦無法掀起洶湧的波瀾，政府自更不會考慮釋放政治犯。因爲一向替越共執行統戰的潛伏份子與同路人，早被政府予以監禁，如張廷裕等人，都是具有相當號召力的知名之士而與越共聲氣相通，自這批人物次第入獄，共黨的統戰已後繼無人。

當巴黎和議簽訂以前，河內企圖利用華府的壓力以迫使西貢釋放其同路人，一度要求由西貢釋放政治犯以換取釋放美俘，但被阮文紹總統所堅決反對而未能如願。越共在停火後有不少製造羣衆暴亂的難得機會，如上年五月間解散廿六個政黨，八月間的參議員選舉，幾乎清一色都是親政府的候選人，也是爲今年修憲——將總統任期延長爲五年的工作鋪路，以及今春修憲案的通過，使阮文紹得到再任十年總統的法律根據。這都顯然是自由主義人士與有志問鼎獨立宮者所一致反對的。越共何以將此種製造反政府暴亂的時機輕易放過？這都不能不歸究于它沒有執行統戰的人才。

越南的廣大農民——尤其貧下中農，一向都是越共的有力支持者，以往在撤退某一地區時，其鄉村幹部與機構依然屹立不移，實行地下統治，使收復區內的老百姓，對政令祇是陽奉陰違，隨時都在準備迎接共軍捲土重來，所以一般人都稱收復區爲裏紅外白。照理，在停火後的越南農村，應該多由越共從地下控制而變爲地上統治。誰知時移勢轉，農村都已成爲政府的反共長城。

由于越南農村以佃農居多，對地主租稅都感到不勝負担。越共進據，立即實行土改分田，地主已無權亦不敢下鄉收租，到政府軍進駐，地主亦相隨

而前來索租，所以農民多寄望于越共重來。自一九七〇年三月，阮文紹政府提經國會通過「土改法案」後，迅即依照我國土改範例實施「耕者有其田」政策，將「越化」案計劃下的美援專款，一部份補償地主轉用于工業投資；一部份用作農貸，使農民于獲得土地權後且有改良農耕的資金，更邀我農業專家前往指導。遂使在越共統治下分得土地而換來奴役的農民，紛紛起義迎接政府軍以驅逐共軍，俾享受到真正土改的福利。共黨所留下的秘密工作幹部，亦羣起自首，並接受政府的訓練裝備，成爲堅強的民衆反共自衛武裝⑤。

利用新聞自由，滲透控制新聞傳播機構，用爲煽動羣衆暴亂的主要工具，乃各國共黨一致的祖傳祕方。西貢傳播單位的林立，以及紛歧複雜的立場，在越共于停火後準備升高政治作戰的計劃中，自不會不予以充份利用。然而西貢政府在和議訂結前後，迅即劍及履及，使很多立場與資金都不穩固的報紙，多因無力繳納鉅額的保證金而不得不自動停刊，使越共已無可利用⑥。

事實顯出越共雖于停火後企圖以游擊戰配合政治戰奪取政權，但由于缺乏執行的人才；加上西貢政府早經洞悉此項陰謀詭計，所以步步爲營，處處都先有防範。這可能是它不能不升高武裝戰鬥的重要原因。

#### 四 通往和平的兩條道路均已封閉

越南停火以後的戰局，到去年十月開始升高，其動用的兵力，已由營連級一變而爲師團級，並出動俄製T五四型坦克，一三〇噸口徑大砲，及SA七型追熱飛彈，AT三型火箭，故能從上年十月至今年四月上旬，相繼攻下麗明、布頓、布卜朗三個據點，形成越南中部高原一片擊鼓聲喧。麗明基地在百里居省會西南約卅五公里，距高棉邊境八公里；布頓和布卜朗兩據點，在廣德省會以西約四十公里，距高棉邊境只有五公里。共軍以高邊爲基地出擊，頗得地利之便⑦。

從戰略地位言：麗明基地居十九號公路起點，如向西南直下沿海平定省，可以切斷越南南部與中部各省的聯繫。布頓和布卜朗，居十四號公路與聯省第八號公路要衝，沿十四號公路北上，經邦美蜀、百里居可直達崑崙；循

聯省第八號公路向東南可抵沿海藩切，向西南則可直趨安祿，即不難看出此三地地位的重要。所以共軍攻佔麗明，使用了十倍于守軍的兵力——以三千對三百，顯示其勢在必得的決心。攻布頓和布卜朗，除用同樣以大喫小，圍點打援的戰術而外，並出動俄製T五四型坦克，一三〇噸重砲等新武器。這些担任攻擊的部隊既以北越軍爲主力，而負責指揮的，又是來自河內的將軍黃文泰⑧，都顯示攻佔這些基地，乃出自河內有計劃的意圖，並非越共的一廂情願。

雖然三處重要基地都由西貢不惜重大犧牲而次第收復，但共軍又一度攻佔建德，圍攻順化、廣治。其間曾經由季黎在巴黎的三度會談，亦並沒有實現停火或降低戰鬥。至今年四月十二日，位于西貢西北八十公里有首都防衛門戶之稱的宋麗真基地，已淪入共軍手中。此一基地得失對越南戰局關係之重大，從攻守期間整整經過四百一十一天，及共軍動用兵力的龐大與使用武器的犀利均可概見。

宋麗真原名東黎湛，位于西貢北面偏西北八十公里，安祿西面十五公里，高棉魚鈎區南偏東南十公里，是平隆與西寧兩省十七號聯省公路中間站，爲共軍由高邊滲入該兩省的重要關隘。所以一九六七年三月，越南政府即派兵駐守。至停火前夕，別動軍第三營三百人，配備一三〇噸大砲兩門接防，在停火之日開始，即遭共軍四面包圍，全賴空投接濟及以無線電與第三戰區司令部取聯。

在一年零三個月的苦守期間，前後受過六十六次地面進攻，廿九次特工滲透破壞，及六百七十二次砲轟，在一平方公里面積的防區內，無一寸土地沒有砲彈彈痕，守軍死傷已近三分之一，但沒有一人投降。共軍此次進攻，動用兩個步兵團，一個防空兵團，特種兵與砲兵各一營，全部兵力在三千人以上，可見勢在必得。在經過兩天三夜的總攻後，守軍乃不得不突圍棄守⑨。

宋麗真失陷後，共軍由高邊進入西貢的大門既被打開，且使西貢通入金邊的一號國道受到嚴重威脅，安祿更是腹背受敵。而且宋麗真又位于西貢河上游，該河經西寧、富強兩省入嘉定西貢，其支流迂迴曲折，都可作爲滲透路線，可謂防不勝防，使第三戰區所轄的環都十六個省及西貢市，都不得不採取戒嚴狀態。由越南政府迅即宣佈無限期停止巴黎雙邊會談，接着共軍亦

杯葛西貢雙邊會談<sup>⑩</sup>。顯示共方由于西貢已揭穿其玩弄和談陰謀，遂不惜否定和議而再採武裝捲策略。

## 五 河內的主要目標在建立第三越

### 南

越南戰局，自共軍攻佔宋麗真基地後即迅速擴大升高，除先前中部高原與湄公河三角洲兩處戰場而外，在西貢附近的鐵三角地帶，共軍更是逐步逼，離西貢不及廿五哩的邊葛縣已經是四面烽烟。西貢認爲這是北越企圖搗毀和議再出動重兵席捲越南的前奏；華府則始終認定共軍的蠢動，祇是騷擾搶糧及擴張其防區，斷不敢公然搗毀和議，重冒美軍轟炸封鎖其本土的危機。河內的企圖究竟如何？我們必須從它本身的處境與利害着眼。

北越自發動越南戰爭以來，除在戰場上面對強大的美軍作戰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而外，美國空軍對其本土的轟炸，更造成滿目瘡痍，其所付出如此重大的代價，既並未達成吞併越南的目標，亦未能在西貢出現聯合政府——給共黨以「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」的機會。從和議中所得到的，祇是就地停火時共軍所佔據的防區——其總面積不及全越南的百分之卅，且爲星羅棋佈，防守困難，尤其是共軍防區的居民，僅及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五<sup>⑪</sup>。

北越斷不會放棄它付出如此重大代價所換來的越共佔據區，且須由此根據地而達成其「解放」越南的目的，這是誰也不會否認，河內亦不諱言的。問題是循政治作戰路線既沒有「聯合政府」爲基地，而用以開闢羣衆戰場的幹部，或早被政府關入監牢，或因實行耕者有其田而無法裹脅脅農民，顯示此路不通。如依照和議實行大選，以共軍防區所佔的居民不及全人口百分之五，在自由區居民不能由他地下控制的情況下，自更不能經由此一途徑而達到和平奪權。

然而共軍在就地停火時所據的地盤既遍佈于越南全境，在防守與聯絡補給上都感到極大困難，且以共軍總兵力——連同北越原留駐及停火後再滲透而來的總人數亦不過四十萬，面對着西貢一百一十萬擁有第一流裝備訓練的大軍，尤其是擁有兩千架飛機的越南空軍，這便很容易遭到以大擊小的後果

，對孤立據點，更感到難以禦防，所以祇有採取攻擊防禦戰略，及貫通防區的交通線，與加強共軍裝備訓練，更須着意補充防空武器設施。

越南和議，固然並不表示北越已放棄吞併越南的企圖，但在西貢，也非捐棄了消滅共軍的目標。從去年十一月西貢宣佈軍方所虜獲的共軍資料，指出越共于九月間下令「人民解放軍」，必須克復所謂「自停火以來被越政府軍攻佔的廣南、廣義、平定、崑嵩、百里居、及廣德等省」<sup>⑫</sup>。雖然共黨一向慣于血口噴人，但在這些省境的共軍孤立據點，由于受到政府的重大壓力，乃不得不爲保存實力而撤退可能在所難免。這說明北越的部隊與大量武器南滲，其首要目標，在使共軍戰力能與政府平衡，俾由確保共軍防地進而將政府軍孤立據點各個擊破，並使共軍能够經由公路貫通聯絡。

從停火以後，北越積極擴充胡志明小徑，架設鋼骨水泥橋樑，加敷柏油路面並予拓寬，並從此路所經的寮境建有兩條支線直通越共防區。至于將胡志明小徑通入高邊而入南越的施亞努小徑再予以拓寬延長，即可使越共所據的南北分隔防地由此公路幹線而貫通，得與北越本土脈絡相連。加上另由非軍事區以西經亞紹山谷所築成的新公路，更形成越共北五省據區已納入北越的鐵幕以內。再由它在北部所建的公路網，有一支線伸向廣義省的沙宜漁村以西，顯示在利用該地的深水港，俾于攻佔後可以得到海口接受補給，然後再進軍順化，佔據峴港，及打下崑嵩與百里居以控制中部高原，將越南腰斬以建立第三越南，然後再以大選而吞併越南<sup>⑬</sup>。

## 六 共方的戰略與政略

越共佔據區地廣人稀所形成的嚴重問題，一是糧食不足，駐軍的食糧須長途轉運；二是不敢與西貢從事普選。所以北越在停火後向越共區大量移民，及大批新娘南下與駐軍成家落戶，和積極開闢農田水利，加上不斷以出擊綁架自由區居民進入共區定居，都是爲了解決糧食問題，和準備未來大選。至于越共臨時政府宣佈經建計劃，號召國際人士與越僑投資，更可想見它在不斷以戰爭破壞西貢經社建設的同時，並在其防區實施有計劃的經建，且以自由經濟制度爲號召。

我們認爲北越沒有再以軍事席捲越南的理由，在目前也無此力量，其廣

泛的軍事攻擊，在實行蠶食而非鯨吞。在戰略上：對西貢乃選擇其最弱的一環，破壞經濟建設，將政治作戰迂迴到美國，促使國會堅持限制對西貢的經援與軍援。越南的軍事與政治都相當穩固，成問題的，是經濟。當今年五月，西貢面對共軍四面挑釁，于宋麗真失守後，敵人已直叩首都大門時，華府傳來國會拒絕通過給予越南補充軍援二億六千六百萬美元，及將額外經援五千四百萬削減為二千萬元的消息，此一打擊的沉重，比北越出動數十萬武裝南侵尤有過之。

越南財經當局認為五千四百萬額外經援，遠比補充軍援切合需要，因為新舊會計年度交替期間，額外外援對抵銷預算赤字的重壓力，可以固本培元，如其不然，則如人體血氣兩虧，自將百病叢生而失去抵抗力。所以越報引述美國開發總署官員的話稱：「如不能獲得這筆補充經援，越南經濟前途的危殆真不堪設想」<sup>⑭</sup>。補充軍援的剔除，西貢祇有裁減兵員與節約彈藥油料，而其結果，適足鼓勵共軍加強略地攻城，造成局勢益加混亂，外資裹足不前，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十九的失業人數更無業可就，正好讓共軍裹脅流亡，反政府的羣衆暴亂，在此種情況下也很容易掀起。

## 七 結論

北越會不會再出動重兵席捲越南？這不能決定于河內，須視蘇俄與毛共是否給它足夠的軍援？當去年七月底黎笥正在蘇俄活動時，蘇俄集團正在莫斯科舉行兩項高峯會議。由華沙公約會議公報呼籲簽署巴黎協議各方，須嚴格遵守停火協定，以致莫斯科觀察家認為此項呼籲，實際是警告河內不得再在越南升高戰爭。而東歐各國高峯會議的公報，則又指出：「社會主義國家認為：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的合作，必須嚴格尊重別國主權以及互不干涉內政的基礎上進行。」<sup>⑮</sup>這又顯然是替莫斯科向河內所提的警告幫腔。

蘇俄從一九五四年的日內瓦會議開始，便竭力爭取河內遵從其和平路線以疏遠北平，其所以中途軍援河內升高越戰，在對毛共將計就計以促成美毛鷸蚌之爭，讓它兩面漁利。到巴黎和議告成，美毛關係既已改變，蘇俄便再不會給予河內超過在越南據區防衛以外的軍援。毛共從一九六二年支援河內發動越戰，雖係反美，實即排俄。至此次戰爭反被蘇俄中途插手而得以兩面漁利，迫使它不得不拉攏美國以防阻蘇俄在東南亞的勢力迅速擴張，痛定思

痛，安敢再度軍援北越以軍事席捲越南？

從毛共與越共區直接通航，以及取消雙方來往人員簽證，和簽署經援協定，接着有東德輪船直駛越共海口，再加上北越與越共區在十七度線所設的關稅站、移民站與警哨，儼然兩個主權國家，這又顯示毛俄雙方都已無須透過河內即可與越共臨時政府直接交往，河內的駐軍移民，亦未始不含有加強控制越共的含意。何況美國國會剔除對越南的補充軍援，乃認為西貢的戰力超過共軍太多，適足以造成戰局擴大，並不表示不予援手而聽任北越併吞。一旦北越重兵捲土前來，美國自不會不恢復對其本土的轟炸。在創痛猶新的當前，河內當不敢再招戰禍。

事實很顯明：河內的企圖，仍在鞏固越共的據區而建立第三越南，在戰略上變鯨吞為蠶食，在政治上，以破壞西貢經濟為首要目標，同時牢牢掌握越共不得脫幅離心。如何穩定經濟？這是西貢與穩定戰局相輔的兩大課題。

註①「第三越南陰謀」，中國時報譯自柯普萊新聞，一九七三、六、二。

註②星島日報，一九六三、九、廿，刊載法新社西貢十九日電。

註③星島日報，一九七三、九、廿一，刊載法新社廿日曼谷電。

註④南洋商報，一九七三、五、廿，刊載法新社西貢十九日電。

註⑤「對越戰影響重大的南越土地改革」，華僑日報，一九七〇、九、廿九。

註⑥合衆社西貢電，一九七二、九、十五。

註⑦⑧⑨「越中高原一片鑿鼓戰茄聲」，「中國時報」，一九七三、十、廿，何燕生西貢通訊。

註⑩「宋麗真基地失守後的越南戰局」，「中國時報」，一九七四、四、廿二，西貢航訊。

註⑪「中央日報」，一九七三、八、十八，刊載法新社華府十七日電，引述美國防部發表的報告。

註⑫「第三越南的陰影」，本刊，十二卷、十一期，拙著。

註⑬「從和談停頓及美援削減看越局」，中國時報，本年、五、十九，西貢航訊。

註⑭「蘇俄警告北越不可升高戰爭」，中國時報，一九七三、八、三，「國際瞭望」。